

# 卷十八

## 羣書治要卷第一

###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下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

體居上體之下純廢居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躍而行不在

也乎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乎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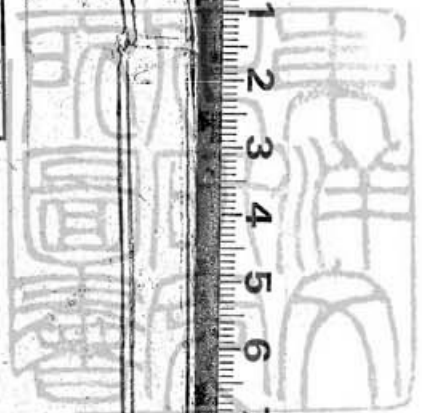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六



十八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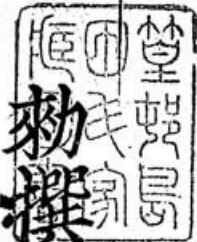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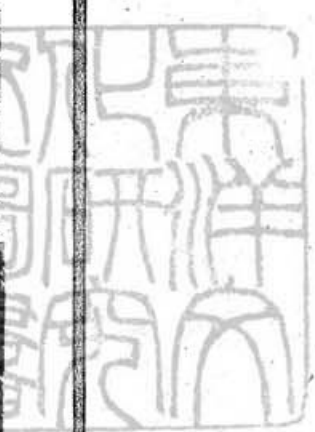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漢書六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為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漢書卷六十八

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  
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  
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  
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  
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  
檝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  
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  
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  
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  
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  
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  
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



焉武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  
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涸  
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  
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  
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效安所期焉仁義禮  
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民勸善不重  
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  
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  
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  
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  
即賦斂省不奪民時即百姓富有德者進無  
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

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臣下勸凡此  
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  
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急  
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  
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  
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  
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

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  
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  
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  
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  
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  
來朝比和之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



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  
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  
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  
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  
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  
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

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  
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  
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  
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  
官乎式曰小牧羊不習仕官不願也使君以  
聞上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

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不願爲郎上曰  
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  
衣草躡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  
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竒其言欲試使治民  
拜式緱氏令便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爵

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

不知鴻志也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文安府庫充  
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  
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  
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  
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  
儒雅則公孫仲舒兒寬篤行則石慶質直則



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  
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  
闕恊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  
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供業亦講論六  
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  
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  
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  
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  
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

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詒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奏舉咸陽弃之何能越也上廼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

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其難越人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

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丘救之是

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

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

不奉詔舉丘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辰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

地輿輻而踰領輻輳車也領山領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挖舟而

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拖兵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

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

擊權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啼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  
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  
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  
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  
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  
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  
早閉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

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

邊城

作難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

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  
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王弟甲弑  
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



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  
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文二之組鎮  
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  
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  
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皆而去之則復相  
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  
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  
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討之不可勝盡  
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  
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  
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  
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  
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  
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

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  
著之陛下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駿爲囿江  
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  
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  
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  
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  
乎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  
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吾丘壽王字子憲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  
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  
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  
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  
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  
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  
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  
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



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  
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  
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  
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筆挺相撻擊犯法  
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

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  
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射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  
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  
者大斡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守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  
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  
生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  
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爲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春蒐秋獮  
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  
戰國海內爲一切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  
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  
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  
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  
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  
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  
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  
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

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  
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  
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  
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  
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  
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

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  
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  
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  
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  
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  
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召見廼拜  
爲郎中偃數上䟽言事歲中四遷偃說上曰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

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滌  
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尺地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  
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  
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  
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  
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  
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  
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

經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  
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  
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  
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  
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  
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難而危海內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  
得還踵而身爲會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  
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  
察也間者閔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  
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  
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  
其弊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  
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  
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  
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  
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



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  
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  
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  
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  
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  
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  
輸苦不聊生自經然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

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  
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  
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  
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  
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隸略穢  
州建城邑東夷也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

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  
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  
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  
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  
此天下所共憂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  
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帶脅諸侯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

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  
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  
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  
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  
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



中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  
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  
功德經義何以處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  
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  
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  
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

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  
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  
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  
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  
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下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謚爲  
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  
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  
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

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  
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  
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  
符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閩東閩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  
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  
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濟之大海之  
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  
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  
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  
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  
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  
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

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可且無以為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閩東為  
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為指之議是上乃從  
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為逆今議

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  
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  
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  
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  
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  
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  
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  
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  
不得官後稀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  
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  
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  
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  
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  
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  
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



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  
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  
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  
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故上  
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  
也南有江淮比有河渭其地從沂隴以東商  
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

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  
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  
工所仰足也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  
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  
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  
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

孤菟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  
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  
可二也駢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  
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不敢斥天  
子故言興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  
所以強國富臣也夫殷作九市之宮紂於宮  
中設九  
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  
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  
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介然遂起上林武帝  
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  
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化民豈有道乎朔  
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  
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  
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身衣弋綈足履革寫以韋帶劔莞蒲為席衣



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鑿以  
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爲小圖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  
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芻官人  
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  
滌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  
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  
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

甲乙帳名

燔之於四通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  
言切諫上當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  
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  
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  
恠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  
耳謬於心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  
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閔龍逢  
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  
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反以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  
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

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章

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

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崩施國家為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

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

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

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心歷



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言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  
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  
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  
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  
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  
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  
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

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議  
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稟有德祿  
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  
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  
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  
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  
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東京大学図書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